燕在閣知新録

在閣知新錄卷十四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鮑　開孝宜

新安王

桂林洪肇楙　心

桂林洪肇模鑄元　參校

須慮人

風俗之壞在於不立廉隅而最無耻者士人須有司德政如去任後立德政碑之類蓋其初爲有司爪牙貪緣爲奸不可深詰至於頌大臣德政尤爲不可昔湯巡撫

在吳下凡頌德政者直斥之而絕爲大吏者卒不得望其肩項可知善爲政者亦不墜在德政之有碑也明太祖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政者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斬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佯不受吏兵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明條意亦同此蓋其初頌德政之心不過逢迎在位之意此意一萌必致士喪名敗檢而在上位者不僅無益而且有損而在下位者徒爲小人不識廉恥皆可歎也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模感邵德敕國人爲邵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唐武后聖曆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州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於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工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

刊石紀德者潛採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
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奏旨乃得立
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
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
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璟嘗爲廣州都督夫
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
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謟
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
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張籍送裴
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

今則不必請旨貪污之吏無不有碑不及唐宋遠矣然隨立隨毀徒爲有識訕笑廣平不欲成彼諂諛可云善舉爲人須德政者能無靦帶十重甲乎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此就一人之所處而言之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此就男女而綜論之何以不言朋友也晏子善與人交覗交道易故不以交道垂訓也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

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弟姑婦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乎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猶當守以正此三者乃三綱也所謂君綱父綱夫綱是也自古無兄綱姑綱朋友綱之類故五教不列姑婦蓋婦人不能自主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不立綱至于兄弟朋友彼此相去不遠不立綱也

師以三德教國子又教以三行此學校之譽髦所以不同也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又教之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朱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等是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朒方程勾股吳徵曰祭容穆穆皇皇賓容嚴恪莊矜朝容濟濟翔翔喪容纍纍顛顛軍容暨暨詻詻車容匪匪翼翼養以道則表裏俱善矣又有大胥

致諸子入學舍采合舞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徵其未至令觵罰其有爲觵爵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夫如是安得不成就人材哉

敎由樂始

六樂保氏已敎之矣而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五帝學也以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敎國子以樂語敎國子以樂舞敎國子卽六代之樂昔舜命夔典樂敎胄子此知五帝之敎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典樂必兼敎胄子之事成周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陶冶之功最深也舜與周皆樂官兼敎導之事漢太常典樂兼敎育之任

亦此意然六代之樂已失其故矣不獨漢時後世敎胄子皆無陶冶之功不過章句訓詁之學人才不能及古實由于此

三安

大學之敎也先學安弦安詩安禮有是三安而後能樂學是以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樂能親師信友而始終不渝看游字聖人未嘗禁玩物適情中可以養心未嘗不悟道妙而且不致于苦後世敎人徒事佔佔視也畢簡也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敎人不盡其才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而不知其益也是以業雖

終而去之必速

句讀 句投

示兒編云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邦之事蹕若今之衞士填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絕讀徐音豆韓退之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注投徒鬬切句投猶章句也其字畫異而音訓同也

養蒙

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童稚之時人欲未起不知所以養之則踰閑越德無所不至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於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古昔聖王無不以蒙養爲兢兢然非師無以養養蒙之師顧不重哉蒙不養無以成人養非師無以成德

師友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事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

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太宰司徒皆重師儒朋友可知師儒朋友不可輕看然古之師友其權發之于上故師友之權重後世師友只以功名爲念除制科之外所謂養道教藝如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六儀之類絕口不言師友之道雖未絕而師友之權甚輕幸賴一二老成淑德相與講學以傳程朱之業使孔孟源流不至渙散而世之人率姍笑之吁古之師友朝廷重之今之師友鄉黨棄之此學問之所以不古若也

論衡以錢喻學東坡以錢喻意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

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誨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舜孝

舜之事親千古第一孟子推舜之心以爲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必至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豫章羅從彥曰只爲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常始於見其親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仁人孝子之心怨親而不反諸已亂臣賊子之志或謂孟子言舜亦曰怨慕何也曰不然人只知怨之爲怨不知舜之怨是憂惟順于父母足以解憂故怨適以成其慕也

就度礜究畜

援神契舊唐書禮志曰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者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

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邴原論君父

魏略曰太子爲五官中郎將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君邴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

之于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棠按原之此論古今不易之理帝舜竊父而逃以天子之尊而不易其親則從親建論宜矣又灼艾集云鄭克敬嘗奉使復命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曰今日臣父歿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如鄭公者眞可謂識得源頭者矣

望南雲

陸機思親賦指南雲而寄欽陸雲賦云眷南雲以興悲江總詩心逐南雲去今人知望雲爲思親不知望南雲

亦思親也

趙苞

程子云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棠觀程子之論知凡游移于君親二者之間皆非也故特標出使人知親重於君孟子論舜爲天子一節已先程子言之矣

尊親論

五帝三王之事其各書紀載類多浮夸不根大抵古人好以神道設教而後世之踵事增華者往往以偏隅之臆見竄名釁哲不知日復一日訛以傳訛遂使古昔之大聖皆污蔑于俗儒之口此不可以不辨即如父母之生子或見于瑞應或見于夢徵然必世緒相承未有舍父而獨言母者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此言母不言父也女登爲少典正妃游華山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尙羊生炎帝此言龍感也河圖握拒云地祇之女附寶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黃帝此言星感也春秋元命包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

意感生少昊氏此言夢與星接感生也世紀云蜀山氏
女景僕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瑤光之星如蜺貫月
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此言星感也宋
符瑞志云堯母慶都出觀三河有赤龍負圖陰風四合
赤龍與慶都婚有娠生堯此言龍婚也世紀云瞽瞍妻
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此言虹感也吳越春秋云鯀
娶有莘之女名曰女嬉于砥山得薏苡吞之意若爲人
所感因妊剖脅而產禹帝王紀云見流星貫昴夢接意
感而生禹此言流星又言薏苡也河圖又云主癸之妃
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湯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

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此雖氣感星感龍感之不同于父總無與也至於姜源履大人跡如有人道有身而生棄太任夢長人感已而生文王皆于父無與此皆前代帝王之生星分垂布如此其一轍也但不知所感之時何人言之何人見之使他人代言之則感於何生使已言之閨闥之班古今一致何得帝王之母與龍感與虹感與星感與氣感與人感與跡感皆不自秘密而言之津津若是更奇者此若是其感也彼亦若是其感也置夫道而不言置父道而不問予捲卷爲思之子之于父不可忘也妻之于夫不可疏也感之一字不可以告人

也聖人之言不可侮而況五帝三王之母何可戲也此必周末秦漢之際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惜帝王之不作標曩昔之神奇又或獻諛之臣揚抗失實一人造之衆人迎而和之成一家言流傳各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五帝三王爲人倫之至極豈容此無父之論哉予故著其說摘其疵以告天下後世著述亂倫之輩曰有父在

文帝母薄姬召欲幸之對曰昨夜夢青龍據妾胷上曰我是也是貴徵吾爲成之一御而生文帝大抵三王五帝事想亦如此後之神其說者遂離其根可歎

也故竝書于文之末幅用補証千古之疑 自評

孝行旌異議

續自警編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垂涕瘞之文帝敕旌其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中生之恭君子弗為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麑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

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可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倖于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敎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敕旌世通門爲孝行非可以爲法也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汪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于岱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

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
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孝子之
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嘗進
善藥至于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
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間有割肝之舉
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
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
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事以
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
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

毋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太祖之識所以立敎于天下者高矣棠謂此議極正故特表而出之

孝字卽古學字

楊慈湖訓學文曰按學古字爲孝孝卽今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葢古所以以孝爲孝音又爲學音者予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于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之

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棠謂孝與學字有別孝字作斈者從子諧爻去聲爲斈而小篆謂從老省作孝說文斈專訓倣效誤也宋謀瑋以斈爲古倣字韻會敎作效以斈爲教本字亦非然楊慈湖以孝卽學之訓亦有不可磨滅者

不祥

家語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衆按古人論妖祥在根本上說今人論妖祥在事物上說

訓子邀恩

國家旌表例止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而已至於父之訓子亦得邀朝廷恩眷此在昔先民所未有也今攷洪武間有王某康熙間有于某皆特膺盛典誠爲遭逢之獨異故將二人事實備著於後續自警編云王軫嘉興人五倫書已載其家書事示勸萬世今恭錄詔文次謝表終家書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據

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度之嚴奸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是浙右儒吏奬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

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贓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寬然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羶噫若是者豈非慈父之失教于平日者邪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邪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illegible]諭書詞切發其[illegible]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illegible]其右哉勸善懲惡實有國之善治其令[illegible]書[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

詔諭往諸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觔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臣王某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並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于涓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霑于雨露輝生蓬蓽歡動鄉閭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分甘老于山林名敢求于簪紱敎子于乏義方之訓承恩

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遴掄之重安書寄遠勉加
忠孝之全俾恪守于厥勤庶少酬于知遇何冀上聞于
天闕過承下逮于星軺白金光照于璽書黃絹春生于
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
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
馬願攄報効之誠景迫桑榆忻睹太平之盛謹奉表稱
謝以聞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洪武四年閏三
月日布衣臣王某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
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
何人必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于德清書

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
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畨黃冊里長及歸
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
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
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
中上下俱無事儻欲挈家雖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
來取恐川途迢遞或轉遷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
一老景侵尋儻則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
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
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為榮若彼處闕支則不

必也凡事須要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法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升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覬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痘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一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道路遠作書不能

誥盡洪武年月日付書男軫康熙間誥授光祿大夫[illegible]等阿達哈哈番襲職四次加三級致仕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加四級從翁于公于總河之繼父也居常善教子　天子褒嘉寵錫徧諭八旗命教子當如于某從翁歿予曾代友作祭文文云翁年逾甲子未有嗣謂再從弟曰髮如霜吾老矣可悲也以猶子為繼爾意若之何當是時太翁之意已有屬矣弟以他子對太翁曰某某爾冢嗣也無繼我理然吾見是兒頭角崢嶸一加磨礪道正言行正事他日阿兄未竟之志庶幾教此子以表見于天下吾之光爾之光吾

族光矣弟唯唯時河憲年三十太翁教與孺子無異河
憲自爲令爲牧爲守爲觀察督理下河巡撫直隸加宮
保擢都憲以及督河道也受賜白金黃韁靴緞貂馬羊
兔種種而御書卷御袍褂親射雉兔之賜優禮有加焉
太翁不啻身親其事娓娓數千言郵書督誨不少倦河
憲在日月之際得膺天眷隆渥之所由來夫非太翁之
教不若是當爲撫軍時賜馬太翁曰執鞭恐後攬轡澄
清在此行也賜甲第京師又曰登其堂戴高履厚在在
皆君恩顧名思義觸物引譬類如此太翁一生爲人家
國不異視以爲報國卽是承家 天子悉公意傳至乾

清門賜貂裘披領朝服命以所賜物徧示八旗曰發于當如于某一時都下傳爲異數共詫歎亘古所無也如太翁者言行灼灼在人耳目足可爲人矜式乃歲華之不留任三花之盡落瞻仰者何能不致恨于無窮乎雖然教子者自古迄今實繁有人然聞之當宁特加奬借飾諭中外使人人傚法者斯則太翁所獨也嗚呼太翁之教子自足千古矣棠按古今善教子者不可更僕數而二人獨聞之　朝廷此非遭逢之至倖乎王以家書邀主知于以繼父邀　帝眷意外之遇先後同揆是不可以無傳也

鬭罵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鬭化使然也正人君子此二字皆用不著所重在自修不在責人惡言入耳唾面自乾皆是犯而不校的道理昔周四罵人人亦不怒此一種不易到亦不宜學至于鬭字是武夫所爲糾糾之態文人所當首戒灌夫罵坐且不可況鬭乎

割肝割股

眞西山到任極崇風敎有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救父各行支賞承信郎周宗強割股療親疾用旗幟送歸家進士呂洙女良子刲股救父隨卽痊愈立懿孝坊自

爲之記棠謂如此等事明太祖處之得宜也自警編云洪武時民有禱母病愈殺子以祭岱嶽者上怒逮究治杖戍命禮部定議自今臥氷割股不在旌表之例著爲令宣德時有割肝女者上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繼子

無子繼嗣不得用異姓必先同父同祖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無許擇立又必名分相當不得亂其昭穆陳淳

曰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後世理義不明多取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孔子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之滅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此論極爲切當蓋宗族共一氣脈可以感通然則繼嗣者其可舍宗族而他謀乎按莒乃鄫之外甥

家事治

齊家治國古人原是一串說家不治安能治人子木問范武子之德于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今士大夫家事不

治者多矣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居家理則家事治意此六字殊不易言

同居

史記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桓帝時更相濫舉時人為之語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當世猶知以分居為恥也今人子壯則分居又無泰法倍賦之事恬然不以為恥此世風之弊也唐肅宗時百姓別籍異財虧敗名教違者有禁宋太祖詔荆蜀不許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別財異居太宗眞宗皆有

嚴禁敎民厚俗之意眞可爲法也

兄弟相殘

許荆爲桂陽太守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對之歎曰吾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

蘇瓊爲清河太守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召而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如何因下淚普明兄弟叩頭引咎遂復歡好古今兄弟搆釁者指不勝屈書此二事以二家能改過敦倫而許蘇又能行其教化皆有足欽者焉

新安離別

徽郡好離家動經數十年不歸讀晉司馬晞傳有云晞未敗時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其聲甚悲後晞果徙新安則知此風自晉已然蓋新安居萬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矣

干祿

干祿二字聖人雖不言而旱麓之詩詠文王之德有云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豈弟樂易也在文王干祿原無害但要干祿中有樂易方是文王之干祿不是世人之干祿也次章言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注言盛德必享于祿

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今世干祿之輩大約皆詩注之所謂淫人能於干祿豈弟四字思之便許他干祿不妨

趨時

淮原道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掇非爭其先也爭得其時也故聖人不貴尺之寶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鹽鐵折刺云沐浴霪雨梳櫛扶風禹歷洪水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史記云吾聞時難得而易失也客寢處安殆非就封者也故太公夜衣而行犂明至國有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可知時不

可失人有可爲之時而悠悠忽忽以自損棄何哉

一言行

夫子言必信行必果爲小人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爲大人其論互相發明言行固當信果然必于信果則于道反有所害如荀息必死夷卓之難是言必信矣子路死孔悝之難是行必果矣

懸錢斷塊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一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

用不盡之錢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是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姜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矣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

乃敢食肉定非廉吏自爾見疎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事見莊敏遺事夫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食今人學問不及古人又不肯自安淡泊貪一時口腹之樂日復一日至于薪米亦不能措辦此自貽伊戚也因書前賢懸錢斷塊諸事以爲處貧之一助

造物忌名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

陳摶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故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棠謂侈飾自宜敗名即貧賤之名造物亦不輕與請看前代得名者非困乏即壽夭如樂天者眞世不多見者也然又無子可見造物寧與人富貴必不與人名

能言鸚鵡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直能言鸚鵡也朱文公云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

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薛敬齋曰名利關誠是難透上蔡所謂能言鸚鵡者眞可畏也

缺陷世界

丞相李沆厭榮利所居甚陋堂前藥闌壞亦不問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言夫人曰藥闌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邪終不聽噫人能如此存心安有爭競之念世界自缺陷如先生者謂之圓滿可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升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于人乎棠謂今人不能自立者皆在于不簡不易不簡則緒多不易則苛刻緒多則耗精耗財如蠶自縛何時有舒展之日苛刻則舍易求難失其本性緣木求魚終無實效不但責人難即自處亦無退步然欲用此二字必先要有識力有識力又在見理明

勤謹和緩

劉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李曰若谷

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或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實未達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是忙後錯了

忍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或又問當官臨事之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侍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已甚害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人法非空言也王沂公曾嘗云喫得㸃醋三斗方做得宰相葢言忍受得事也

韓魏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皆起須臾之不忍

或問呂滎陽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

是荅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學須反已若人不是必與之較自巳先不是了大舜待弟象總不見象之不是是以能感化得他若必事事責象象是傲人如何肯相下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命也惟有德者能之誌公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淵明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凉人能涉世皆如此作想方是善討便宜

清高

風俗通潁川黄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後漢書范丹嘗有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還之里中芻僮

更相怒曰言爾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范
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
歸典略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
相謂曰女非程謀伯乎何爲不食人食沐德信嘗過姊
姊爲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
食答曰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漢書韓康伯採
藥名山賣于長安市中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
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
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
中常謂黃之飲馬投錢過于並異范沐于姊或留錢或

不貪亦過于淸矯程之不食人食又勝于范冰然皆是好名之士韓不二價名根未除便在于此避名入山斯得矣

戒貪得

金藏于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況金乃用世之物流行于天地之間不可積積則必生奇禍是以倉庫盈滿則爲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則起奸臣豪室兼併之欲更有恃其富盛自入于法以

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思慮盡惑于利欲之中日以消耗其清明之氣雖有子孫亦必癡愚理也且至絕命之時空手而去積金何益哉莫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福則克昌厥後身亦不罹災禍矣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亂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李所云者秖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皐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

園馬彝謙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皐謝之二公遺業後人思其功德得以暫保與李贊皇之泣告便有天壤之隔矣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身後不能留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唐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扃

鑰爲常歲時惟厮養擁畚負鍤者于其間而已夫人生于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郡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此上諸事續自

警編已載棠曾爲四兄作壽序述四兄之言曰吾自五十之後淡然漠然與造化相忘于無言予雖貧賤而心常逸世人雖居尊席厚而心常勞且天地之江山未嘗謂我貧也而吝而不與之游四時之花月未嘗謂我賤也而嗇而不與之賞名卿巨室之園林彼不暇游而嘗供寒士之屐先賢名下之墨寶人不及知而最娛我輩之情我竊造物之無窮者多矣況神可爲馬尻可爲輿無更駕之勞有自然之趣必規規焉鰓鰓焉攀援歆羨以自役其心志亦殊覺多事矣蘇子不云乎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我抱此志而已他又何知焉數語與前

賢論議相符故于戒貪得之後牽連及之

耳視目食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耳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出溫公集

不妄語三字一個信字

張忠定公詠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元城

劉忠定公力行不妄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一張忠定一劉忠定或五年或七年可見力行之難原不易也

束修束脩

束修者謂束帶修飾也漢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蓋言束帶修飾之禮猶云曉得穿衣時便以成人自厲不自甘于菲薄也修字從彡解治飾也與束脩不同束脩之問不出境與自行束脩以上則指脯贄也脩字從肉解以脯爲贄也

焦先字孝然自作一瓜牛廬楊沛字孔渠亦作瓜牛廬皆三國人松之謂瓜當作蝸先等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蝸牛廬

寬于一天下

杜牧贈宜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于一天下潘興嗣逍遙亭用其語云寬于一天下原憲惟桑樞棠謂寬于一天下五字可爲匾額蓽門圭竇之間心胸能爾許大便不爲境所窘矣

矯廉失義

柳子廉過姊飲而默置錢也范史云看姊病設食而留

錢去也沐德休過姊爲具餐而堅辭然去之論主道則沐姊賢而郝范否乎不能具賓禮也論弟道則郝范廉而德休潔乎非能盡悌道也然以一飯而使弟留錢以一飯而必不受之爲潔以姊之親而非爲一飯之留三氏者皆孟氏之所謂蚓也

酬幣侑幣

詩幣帛筐篚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昭五年楚薳啓彊曰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

無孰食爲飱倍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賔至逆勞之于
郊去則贈之貨賄棨案今日餽贈之禮人亦知之至于
送酒勸飽有幣不但無其事其命名之義亦鮮有知之
者

借物寓意

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襚
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
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䋏倍䋏爲升倍升爲緎倍緎
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

之立功勲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䋏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又曰勉作功名以俟嘉譽後漢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盤致于廳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一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魏郡太守陳異敦賢下士嘗詣郡人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

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吾之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前一事借物寓言後二事借事寓意古人規勸托物諷諫或致意于事跡之中或相感于不言之外不似後代一味諂譽而已

撲滿

撲滿今隨在有之俗謂之悶葫蘆土器用爲藏錢之具錢可入不可出滿則碎其器而錢始出焉漢公孫弘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撲滿一枚云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有入竅而無出竅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

有聚斂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患撲滿二字取名甚奇亦甚確警戒愚頑正復不少不僅高明鬼瞰而已

磨兜鞭

磨兜堅秦人座右三字銘謂謹言也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兜鞭愼莫言李敦立書于坐隅曰摩兜堅宋學士作箴亦曰摩兜堅摩字磨字堅字鞭字各有不同予謂當以磨兜堅爲正

欹器

孔子觀于魯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

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眞德秀曰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宥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爲大法而製器亦象焉日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棠謂挹水注欹器之中人人知之挹水而損之則人不知也後世之失德者皆不知挹而損之之道故特表而出之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隷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于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淸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揣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舍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顔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通志論

交道之所以難者不難于二人而難于一人或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二人也同聲同氣方有相應相求之感言一人者何居曰易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是必九

五求六二而後六二能應于上也又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天下之志百人千人萬人不等也而夫子繫辭斷之以二人此二人者其一我也其一人也人者天下也百人千人萬人不等而爲人一也人之志不得通我爲通之天下之志不得通我爲通之有能代我通天下之志我則任人以通之總而論之人也合我而論之二人也而其權歸之君子故子曰二人者一人也其在古昔帝王得良弼相與以有成者皆合于易之所謂同人于野也然此在上位而爲君子者也若處下位則世之所稱管鮑者爲巨擘矣管鮑之交世人率竝稱之

子則謂爲管子易爲鮑子難何也管子才人未知之縱使知之見其分財自與跡近于貪謀事困窮跡近于愚三仕三逐跡近于不肖三戰三走跡近于怯幽囚受辱跡近于無恥乃鮑子知其貧知其不利知其不遭時知其有老母知其能顯名此則鮑子之獨照也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管之頌鮑眞感恩刺骨之言鮑之頌管槩未之見可知管之志鮑能通之鮑之志管未能通之也予是慨歎古今天下大矣彼管子至今何代蔑有能略其跡而鑒其微未聞有繼鮑子之高蹤者猶士之輝不揚奇人之色未耀困阨明時巖穴棄[illegible]

不見顯者何可涯量嗚呼悲矣若鮑子亦者且有過賢不謂與日月爭光也哉此則在下位之爲君子也亦故曰交道之難不難于二人而難于一人者此之謂也

朋友忠告

鄒浩元符中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蓋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昧其言是何等胸次晝之所

言即坡公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甚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谷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置度外蓋即畫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

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眘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守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箴邦衡之言也觀諸公所言皆得忠告至意出餘冬序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四終　從姪日葵　孫燦州正字